

漳州府志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乾隆志卷三十

雜著

謁高東溪祠文

朱熹

惟先生剛方之操鯁切之言一視險夷至死不變所謂一世之偉人非獨一鄉之善士也熹敬仰高風爲日既久又幸嘗得執筆編列祠事而今日之來獲拜堂下則於隱忍回互之譏若有愧焉炷香酌酒斂衽陳詞伏惟先生之靈有以鑒之謹告

跋高彥先家諸帖

朱熹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一

二百四十五

熹猶及見紹興中年姦凶擅朝忠賢奔播時事而知漳浦高公之爲烈也老矣南來乃獲拜其祠象於學宮窺其逸藁於家集而識其嗣子之爲人又益得其本末之詳甚可嘆也季士又以此軸見示如李曾二胡諸公皆先人所從遊當日相隨去國者三復其言益以慨嘆乃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辛亥四月二十七日新安朱熹書

朱子守漳實蹟紀

宋陳淳

朱先生守臨漳未至之始闔郡吏民得於所素竦然望之如神明俗之淫蕩於優戲者在在悉屏戢奔遁及下車泣政寬嚴合宜不事小惠一行正大之公情絕無苟且之私

意而人心肅然以定官曹厲節志而不敢縱所欲官族循法度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斂蹤而不敢冒法郡中訟牒日常不下二三百自先生至民訟不敢飾虛詞其無情者畏憚而不復出細故者相解而自止惟理實事重不容於私決者不得已而後進故訟庭清簡每所聽不過二三十而已且又爲歷以誌其事自旬一校其畢否故吏無復容其稽滯以賅邀於民而民亦無復患其稽滯以賅囑於吏事早白而人甚便之郡俗於春則諸寺爲傳經之集諸坊爲朝嶽之會於秋則諸鄉爲禮塔之社先生聞之一禁而盡息而諸廟附鬼爲妖者亦相視斂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二

四百五十七

戢不敢復爲迎神之舉郡俗良家子女多學佛老別創精廬錯居市廛峩冠緇裘出入爲群至有以敗度至訟庭者先生憫然爲文以喻其父兄而家閉精廬無復肆出平時姦民多鼠竊自先生至未嘗有峻懲者而皆望風屏迹終先生去徧四境民皆安寢無有夜警者後三年歲在甲寅有友人自漳浦來謂某曰南邑內外盜竊公行比屋無寧居人人今始思先生昔日之化外戶不閉眞爲太平民而不可得矣又後三年都市有行劫者民於是益思先生治下安得而有此也尤篤意於學校牒延郡士黃樵仲施允壽石洪慶李唐咨林易簡楊士訓永嘉徐寓及淳八人入

學表率旬之二日又領官屬下州學□□講小學爲正其義六日下縣學亦如之又創受成齋教養武生員新射圃時督之射其於民亦務在教化嘗傍釋孝經庶人章及古靈先生之文散諭百姓正月維新又條布孝悌之訓與民更始訟庭所斷則必以人倫爲重耆年人正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又行矣又嘗講求民間利病以經界之大爲民利力奏行之以鬻鹽之深爲民病先罷其瀕海之鋪十有一欲俟經界之正賦既定然後闔閩而悉除之此志皆不克遂然所以罷者累政奉承不敢變至今民被其惠也他如罷上元放燈以除慝禮立風雷雨師壇以正常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三

四百三十三

祀省燕約饋寬賦簡役邵農厲兵善政在民未可悉記或有饒饒不靖者特出於訟庭不得志之強禦亦不過以慘酷爲言而實亦無可指者今或問諸鄉民府吏未有不咨嗟稱贊心仰而誠服亦可以見公論之所在此某鄉邦所親覩者其他歷仕則有不及知也

南靖城故邑紀事

羅大紘

吉水人

萬歷丁酉夏吉水羅大紘過訪故中丞李孟誠先生於漳郡起居已問先生所得士則曰南靖陳侯復舊邑九旬而城成八月而邑工俱罷羅生曰有是哉及歸過南靖暮夜叩關入覩新城之壯已而侯來謁羅生迎曰豈九旬成城

陳令君耶侯答曰俗吏之役何足爲長者道也坐而談乃得其興革之故與成功之所以爲速者因採摭其事而紀之

南靖濱双溪據原野風氣和民物豐太史林震李貞皆其鬻產也嘉靖末龍溪丞守縣無備寇襲城殘之後令怠不加戢上官詰之莫能對佯歸過於形家不利遽謀遷新城新城倚玳山崎側而陷遷三十年居民不滿二百家盡胥隸傭保稍雨則流沙淤民舍風發飄屋瓦有警則徙妻子依他所以爲安其謳喼而思故邑非一日之積也陳侯泣南靖二年得民和父老子弟涕泣言新邑苦故邑便狀侯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四

四百三十七

進父老子弟而諮之曰完故邑誠便將無有所費與勞於吾民也而無有後悔乎曰無費將安出乎曰出於畝將安所役衆乎曰出於里孰督之曰擇其豪督之侯竟白其狀於兩臺及兩司咸報可於是會南靖田得二十六萬畝有奇覈其上中而差次科之計銀八千有奇然自改邑後民耗矣田大半折入他縣而他縣人不能耕仍土著佃以田求佃以佃入貲民不能隱令三老收其入而輸之官先是侯議復故城并存山城以爲填縣人言存山城亡益於民折之完故城便乃度折故磚石爲資者五千六百尺有奇創費築者六百尺有奇六百尺內上賈授銀二十次十五

折故爲資者半之覈里中富民任城工者二百餘人上產受六十尺以上中產三十尺以下受賈如其數任作縣治者四人受五百作學宮者四人受四百作觀察署者一人受百四十作府署者一人受七十作城隍祠者一人受八十作江樓者一人受百七十作水障者二人受百八十作大倉者一人受四十雜作者十二人受五十有五任既定爲之期限擇里中豪愿有力者督視之千堵並興百工具營丁壯操作老弱饋饗陳侯不自親一事募一役命一匠巡行慰勞抵掌談笑而城邑成徙之期年居鱗比人肩摩浸浸乎洋洋有大國之風是役也造城凡六千二百七十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五

四百四十

尺隍稱是爲闕四爲臺十有五縣治一黌宮一公署二廩一江樓一神祠一水障一雜作不具論論其較著者費白金六千三百九十有奇畝賦如其費而止

圭嶼建塔募緣疏

周起元

原夫鼇極植地媧石補天理甚超忽維以川融山結不無虧全天巧未闢人力廼施其手扶身造亦有諸焉吾漳玉鈐開郡岐海劃區元和以來人文肇興紫陽而後治教翔洽亦旣風華邁上流峙炳靈矣東臨滄海山川襟帶之勢到彼而盡惟圭嶼一峯屹當巽維外盱波濤則潏蕩無垠內瞻郡邑則相錯如繡隆慶二守羅公拱宸相是地形大

關風氣築城八面以象八卦雖陵谷變遷而神理不滅計所闕畧者增高及遠插漢參雲蓋有待也今卞城陶明府博採芻蕘以與當建塔聳秀地靈請於景源袁使君主持宏議特允所請刻期經厝以去歲某月諏吉鳩僦因高就勝馭馭乎有凌霄之勢矣聞且條諸當道大闡福業襄厥盛媿而吾漳善信勸施未厯奔轅亦何以佐下風焉竺氏微理難可殫述聞之婆娑置塔本自耶舍尊者隨佛放光卽成窳堵故塔卽福地建卽福緣今以釣遊之所經蠡管之所及是巋靈勝稱是法輪海水上潮江水逆流蜿蜒游龍勢能飛動如其佛力人力相需罔後爲世良緣亦有四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六

四百五十七

焉一者江開兩岸塔建中流當使潮音虛塔水月澄鱗青蓮出波慧日四照色相浮漚疊空毛孔作法界身緣二者龍天聳象巍峩拱揖勢如脫穎茅茹帝家山圭露冕朝宗辰極於以砥柱狂瀾撐持地軸作宰官身緣三者法輪無改滄桑可成五風十兩廣鹵如雲而且江妃順軌天吳不波寶筏元津普濟無量作長者身緣四者琳幢旋規照離雲日遂使犀然鱷徒鉢隱蛟沈媚川蘊岫映爽眉目作無等等身生大歡喜緣如是傾渴如是瞻承故當廣叩有緣冀開善信莫靳檀施也又今所董役驅石海東下榘雲表計其壘空萬斧之費裒鏹當溢四千玲瓏九級之尊爲標

將逾百尺工緻繁鉅非銖石可成凡我能仁廣邀同好結
無量緣開無住捨庶積羽凌風集流浮艦在今日也且漳
之樂善亦豈一時其補助山川亦匪一事嘉熙而虎渡梁
皇慶而開元煥均創未嘗有而莊侯之臨淵累址應者若
雲意公之丑口重基施者如雨龍川芝嶺福果不磨今以
當道名公鼎力而經始於上郡邑輿情協力而子趨於下
覆簣蚤期合尖有日昔童子掇沙得阿育果况不朽在山
川垂庥在奕禩者哉其爲功德不可思議願言隨喜普我
聲聞

圭巖建塔後更建佛閣及文昌祠天妃宮募緣疏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七

四百二十

明 張 燮
海澄 孝廉

水國煙深濤門天盡望冠山之迴沫有巖如圭乘破浪之
長風連壺作島靈氣之所支柱夙建霞起之標名勝于焉
廢興宜補石鍊之色有柱下史曰周仲先簪筆觸邪則邦
之司直下車過里乃鄉之津梁旣龍種以來歸增蜃樓以
永結爰白當路立主勝緣泛截流之橫波中開砥柱時凌
霄之倒影忽湧支提境旣現夫化城事宜環乎香界是用
闢旃檀之寶地宏瀉法流護瓔珞之慈容童輝慧炬蓋清
涼之小葉卽控鎮乎大荒別有文昌之宮渾帝車而登進
倪天之妹奠川后以安流是皆震亘之所乞靈坤維之所

受福數楹竝峙百堵繁興行挾如來以渡江俟揖羣真而登嶠將使河光似冪連慧日於扶桑霓舞爲裳蔭閭風於鐵網靈氣倍爽名勝常鮮人文鵲起以繽紛卽是睢渙之績水賈舶鱗次而晏堵何妨潮汐之天池眞水國之芳因濤門之盛業也通都介福慶非止於一隅大地輝煌功宜資於衆部爲裘關乎積翠合錦取之累絲敢告十方共襄茲舉捐太倉粃米便佐布金貽深林一枝自參豐玉願言隨喜勿謂唐捐倘終烏革而翬飛薄映龍堂之鱗屋庶揚葩石刼共成應節之觀孕璆文魴齊綴鳴磬之響更恢海賦永麗山經云爾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八

四百二十八

清漳風俗考

明張燮

漳在無諸國爲最南漢武帝時徙民江淮間虛其地其後爲綏安爲綏城羈縻瘴鄉聲教尚阻沈懷遠謂陰崖猿晝嘯陽畝杭先熟稚子練葛衣樵人薜蘿屋蕭索景象至今可覆案也唐垂拱時玉鈐建麾始得比於郡國周潘通籍而後夫亦稍知學矣趙宋以來經制漸備生齒漸繁瓠視漸殷風徽漸啓迨乎考亭作牧嘉與所部興化名教經術遞爲沾染餘風流韻蓋歲迥猶有存者則大儒建標之力也若左道尊而尚鬼雄心熾而喜爭戶說渺論終復難革習俗之漸所由來焉明興聖治翔洽被於海表易固陋而

文明往往自嗇而豐施雕琢于醇初又往往刑厚而薄人情物態亦畧可言如婚姻不甚擇婿在門戶爲主其有高間降衡脩庭樹蓬者中或别有利焉則遠近醜之男禮女贄豪華相尚覺明珠翠羽之屬大爲騰踴死喪之門粗知備禮顧强半作佛事紳韋猶然營葬一節見窘陰陽家歲月遷延十室而九然娶婦無不親迎者讀禮無不終制者卽瑣族細人盡知守此尚依古道之遺耳嘗試考比年之門士大夫多能自樹坊表扃門戶課洒掃談稼穡樂寒溫耳目足跡不復出百里外而高者乃披赤心而憂國是抱素業而思名山白屋繩樞人絃戶誦禿翁稍具脩脯莫不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九

四百五十八

阿兒作計挾策而問吾伊者士從單門起家以爲常至後來駿快又多自童牙學作馨語琴書圖籍較有遠志前此未有也此士風之盛也田家畢力從事汗邪卽高邱懸崖可闢而畝他或結網而漁或反裘而薪足復生活城闈之內百工鱗集機杼鑪錘心手俱應又或別市方物貿易而時盈縮焉四方環視大有可觀前此未有也此民風之盛也甲第連雲朱甍畫梁負妍爭麗海濱饒石門柱庭砌備極廣長雕摩之工倍於攻木塼填設色也每見委巷窮閭矯墻敗屋轉盼未幾合併作翬飛鳥革之觀矣中人家纔自存伶俜環堵亦强自脩飾爲鄉里顏面焉人無貴賤多

衣綺繡意製相詭華采相鮮蓋一二華胄貴人或存寒素而俗子官儀變童婦飾每每瓶無餘粟桁列殘衣嘗見隆萬初年布衣未試子衿依然皂帽今則冠蓋相望於道不知何族之弟子也嘆世者謂竟盛之端卽伏衰之路省煩裁僭是當世第一喫緊然一家之繁費十家取給焉貧人因得糊口其間損有餘補不足安知非天道乎所可笑者一種敝衣羸馬佹托清脩而輦賄避名攫金閉眼又如老子素封衣不曳地食不重肉弄牙籌爭刀錐徵以施予賑貸搖頭而走若者竟日阿堵貧民不得名其一錢出孔甚慳入孔甚溢復何益於人世哉又其甚者豪門上族實繁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十

四百五十八

有徒蜂目旣嗔豺聲乍展始猶禍中黔庶也終且煽虐士紳矣閭左無賴跋扈駟張雞肋安拳螳臂摧轍始猶橫施村落也終且明目都市矣大都競勝終訟競利啓焚鼠輩因憑社作威虎冠以生翼滋暴狡者視閭劣爲奇貨後進凌長大作死灰此漳與四方之所同也築水爲田淄澠稍混因而攘奪不休以夷爲市子母旣羸因而機械百變此漳與四方之所異也若夫行樂公子間身少年鬪雞走馬吹竹鳴絲連手醉歡遨神遼曠雖妨本業然亦足鼓吹盛世點綴豐年不容此無以見太平己世重福田每梵宮有所脩葺金錢之施不呼而滿然多不媚道而佞佛人家祈

襪置壇甚尊膜拜甚虔焚香作供甚備然又不信僧而信巫此其不可解者若夫尋常閨闈之內差敦四維婦人非老大足跡不踰闕而貞女烈姬在在有黃鵠之韻焉男子安分守法亦不乏人老翁坐大樹下談上皇及京朝事儕輩艷耳以聽或公家之吏胥輿隸偶爾相遭輒起立氣肅惟恐失乃公歡催科在他處最易蹲造而漳人東臯輸稅卽甚儉歲不敢縮額於常供郡國吏稍稍恩澤留在民間去輒尸而祝之或事久經過迎送至萬餘口此亦末俗之近于龐厚也夫以孤嶼遙屯前代不啻瘠土忽而聲名文物爲東南一大都會然世變江河之慮亦復乘之而趨是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十一

四百二十九

必有人焉砥柱其間臨尾閭而防沃焦洪濤不至蕩嶽耳是所望於司世者

明誠堂紀事

莊起儔

先生旣久廬墓北山而浦東舊居日就荒圯諸弟子因請構爲講舍所謂明誠堂也時甲申春三月庚子明誠堂落成門人張天維林翰冲等爰先三旬致簡同人將以是日共升斯堂仰受傳習郡司李曹公廣龍溪令劉公鴻嘉金浦令沈公兆昌亦申斯約而先生以三月朔日祭掃渡江至十日乃歸歸之前一日浦南渠魁初就俘馘先生以餘孽未殄恐不遑于俎豆而曹公劉公已先一日至者諸及

門誼不敢辭庚子之鼂邑中諸先生亦至是日也天氣清和春風四敷同郡孝廉至者十有六人茂才遠近至者八十一人觀者蓋堵牆焉先生謁先聖先賢畢乃請公祖父母曰子弟之不肖瘡痍之未起賴豈弟樂只之矢其文德也以獲寧宇敢不再拜諸公祖父父母西嚮請先生曰以宗祏之靈蒼生之福得從俎豆以趨下風敢不再拜交拜畢乃共更請先生先生曰業從諸老先生之後矣敢辭諸先生不可亦皆再拜環揖而入先生敷長者之席及諸經論聽間之坐稍後懸間鐘磬琴瑟各一坐定講史振聲讀誓誠凡七條畢乃講書以東西問答相起也

因就明堂二字推論到底繁不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十二

四百六十五

能悉載

講畢請諸長者教誨乞言先生曰日中矣勿多溷長

者爲乃召饗人爲食次每席八簋各視主者以定其客先生親饋祭酒畢乃就主人之位酒初巡歌者歌匏葉之詩先生出致辭曰以長者之盛德訓討諸子弟又無以獻也敢以匏葉先於兔首諸賓客謝過當也就坐酒六巡歌出車之末二章先生出獻曹公曰以此春日執訊獲醜雖有飛鴉食椹變音况倉庚乎乃皆再拜又歌六月之卒章先生又獻曰雖無孝友之朋願分燕喜之慶曹公曰吉甫何當張仲爲多矣又皆再拜乃退就位歌者歌南山之全篇先生出獻劉公及沈公曰以父母之光邦家也以父母之

德音也南山紀壽何足多乎乃皆再拜卒爵磬作就坐歌菁莪之四章酒七巡又歌隰棗之四章及黍苗之五章贊者曰賓主交相獻也先生乃出獻公祖父母曰今日喜見君子也小人之於君子猶黍苗之於陰雨飲德而已何報之有乃皆再拜先生又獻諸老先生曰以往者之不愼罹于咎災爲諸先生憂今幸既見菁莪隰桑不是過也願終教誨之諸先生亦再拜曰原濕將平泉流將清王心將寧保艾異日未有艾也於是揖而飲酬酢三反乃復位酒再巡講監立于懸間之左誦抑戒之七章講史立于縣右誦賓筵之卒章於是磬作賓起金奏主人及諸友皆出肅賓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十三

四百四十二

於道左長少先後禮儀笑語無有違者蓋自甯武叔豹韓厥趙孟子產太叔而下踰三千年未有與於此者矣

海防記

陳元麟

漳山壤也泊于水濱厥防二一在陸一在海海之防分內外防在外者以海爲主倭劫之流盜困之又船不通則財用竭米不足民多菜色故憂在外洋防重于浦詔防在內者以郡爲主以澄爲門戶門戶疎則內虞勢危蹙而浦詔亦殆故防在內地世平則防外世亂則防內防在已亂則亂大民殘防于未亂則亂弭民安故已之防未亂之監也勝朝防在外者也始于防倭終于防盜用觀形勝置寨于

銅山于浯嶼城于鎮海于懸鍾于六鰲于雲霄置汛于南
灣以扼閩廣○銅山閩海重地也其轄北自金石接于浯

嶼南自梅嶺達于廣為水寨明初江夏侯設五水寨此其
于所之西門灣倭患息水寨亦廢嘉靖間倭大至巡撫
覃倫巡按李邦珍總兵戚繼光奏復以欽依把總領之○

浯嶼者海中地也控於漳為澄門戶浯嶼亦水寨皆江夏
戶後遷于廈門而故地遂為賊船巢窟去海○鎮海者海
澄八十里原築水寨及東西二炮臺今廢

濱一大都會也在澄浦之交焉置衛城之其地在浦之山
之南洪武二十一年周德興城之東西至海西北至郡
城陸路二百六十里西至廣東大埕所陸路三百六十里

廣東南路至○懸鍾者詔安地也去縣三十里汛屬於鎮
海其地屬漳潮交界處守在洋林
灣其地屬漳地方為山海要地○六鰲為浦屬自烏石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十四

六百六十九

至於埭頭可二十里沙岸通焉亦屬於鎮海其地為船
停泊之所○

雲霄浦舊治也為內險達於銅山為漳蔽下疏於百粵舊
有

城為重鎮地外有八尺門扼海門為賊犯六都雲霄之路
本朝順治十七年復建鎮城海逆既平八尺門復築東西
兩砲臺○南灣者漳潮接壤也孤懸海中可二百里潮通于

柘林漳通于懸鍾控二州嘉靖季年許朝光林道乾曾一
本吳平等據為巢穴勾寇內訌

萬歷四年海防同知羅拱辰乃相地築城三座一在深水
灣一在雲蓋寺一在龍眼沙互相聯絡調兵哨守有田三
處約五萬畝可以屯耕自後設副總兵守之遂為重鎮又
有走馬溪在五都海濱為海日藏風之所凡寇往來必泊

于此為南灣之要地又去懸鍾○凡為險置兵守之曰千
三十里有青灣賊船多泊于此

戶曰副千戶曰百戶指揮領之統于省之指揮使司名衛
所軍

○鯨鯢時翻波浪沸騰用建參遊以保羣生嘉靖三十
年巡撫王忬

題設水路以漳將三十八年巡撫劉燾題請福建分爲南北
中三路以漳州爲南路參將併水陸爲一轄銅山浯嶼等
處自祥芝以至大城皆爲汛地控漳
而兼制泉萬歷間復置澎湖南澳遊
○乃設副總兵駐於

南澳壓兩省治水師萬歷四年設轄南澳遊兵柘林守
○

定爲汛地四哨守之曰勝灣曰娘宮前曰青灣曰雲蓋寺

青灣在南澳外內有大灣可泊西南風船數隻其地淺狹
取水甚艱汛地次衝○勝灣在啣石灣之海口相去里餘
有五源一處無論發汛收汛大兵俱前於此可泊東北風
船五六十隻內通詔安外通大海及前浯嶼雲霄等處
去娘宮前水程約五十里爲一汛地次衝○娘宮前可泊東
北風船四五隻一灣一望大洋一汛地大山有水源二處倭
寇取汲于此至南澳之巒東南灣約水程三十餘里汛地極
衝○雲蓋寺在南澳之巒東南灣約水程三十餘里汛地極
其地有水源二穴相聯倭寇常汲于此汛地極衝○此外
又有彭山與南澳相對三山並列海中又一島向北尖尾
四面皆危石暗礁不可久○爰有定汛之期有會哨之法
住中有泉海船取汲于此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十五

六百〇五

○其期以春冬春以清明前十日三月撒冬以霜降後十
日二月而撒○其船會哨上自勝灣至於娘宮前賫籌簿
與銅山水寨會下自青灣及於雲蓋寺賫籌簿與廣東柘
林防倭兵會瞭鯨氣勦寇盜○寇外自浙而趨閩入於海
必由於銅山防在古雷汛於甘山於菜嶼而以鎮海六鰲
之兵薄之○寇外自廣而趨漳入於海必由於雲蓋寺防
於彭山於宮前於走馬聲援於柘林而以銅山懸鐘之兵
會之○寇內犯於浦詔必經銅山據雲霄以截我師之援
守在八尺門扼之於外洋而以鎮海懸鐘六鰲之師救之
○寇內犯於月港必巢于外浯嶼守在港口防于大泥外

扼于鎮海而以中左之兵蹙之中左即今廈門左所地漳
於此遷防 ○為蛇若常山首尾相擊勢乃外寧 ○明季為內防

跳梁自正德以後月港豪民多造巨船向 ○乃設安邊之

館遂建澄邑為三城曰縣治曰九都曰港口縣治舊為草

口舊亦民築大既設縣乃築腰城而縣之後又設溪尾乃復
築天妃宮銃城又港口設中權關一尺俱砌以石及海寇
泥銃城築腰城長二百七十丈高六尺俱砌以石及海寇
入據遂毀溪尾大泥二城僅 ○二十四將薄於海躡自月

港窺於郡分擾於詔安崇正間海寇劉三老劉香周四老
二將 ○作機兵就中為水哨副以遊兵佐以客實浙營澄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十六

七百十五

舊有濠門四哨三島尾三陸一哨在水又有遊兵客兵額設
者浙多寡隨時改制不一 ○建石城於圭嶼遏海口與在

城毀宜復築之募土兵以守其地最要今 ○堡兩鎮在鎮門
口要地進士陳天定築以固郡城太 ○明社已屋海其朝

宗芝龍內附厥子乃逸唐藩既平漳泉內附鄭芝龍受撫
幾五 ○據中左泊金門暨於澎島遂棲於臺灣中左廈門

要輿對面二十里為泉地始見山東西十五里南北二最
發兵守之倭奴往來取險必經于此遂為扼要蓋欲往朝鮮乃

多于此處泊舟以待風便 ○臺灣人在海島澎湖外舊係琉
球故壤后倭奪而居之又為阿蘭人據之鄭成功既敗于
守南遂為巢 ○入我澄邑困我郡毀我城郭用作內禦防

三港順治壬辰年澄守將赫文興以城叛海國寇軒復踞之六月

城皆寇乙未海防密矣沿○錦江為二洲三水分焉古茂為二洲

間其港中○其中港自海門經古茂夾烏礁達於三叉河風

破浪城直○其南港過大泥入於海澄經於石碼十一碼城去

海澄門城築之為海澄內固南港要地○其北港白石美逆

流至於玉洲過三叉河乃俱達于郡城○用置防於石美

於玉洲於江東而戍之嘉靖間因倭亂復砌以石後被鄭

十里折毀香成門三十里迨海門○王洲為廿八都西至郡六

四十五里東距石美十五年去廈門四十五里嘉靖間建

以備倭為民城康熙己未年劉國軒毀之自康熙二年官

兵屯此遂為汛防○江東去城四十里別徑故置防焉江有

橋兩岸俱築以城為北溪水口為海寇別徑故置防焉江有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十七 七百一十一

入長泰由此直抵溪西○置城於三叉河遏三港汛下澣

汛福河為內圍三叉河在鎮門外地當三港之衝為海船

碼全建○下澣原係蘇家民城距郡三十里係龍溪十一

都地與三叉河隔水相望為犄角○福河舊亦民堡與下

廢相望今城○寇從北港入拒於石美戰於玉洲守於三

又河而以下澣之兵犄之寇逸於江東則分防萬松關以

遏陸路萬松關為岐山去城三十里去江東十里為北行

兵防○寇從南港入則海澄捍之城石碼為內固○若登

岸則防於祖山頭戰於灣腰樹據水頭後海澄被圍時官城

軍救澄多戰沒于此其地為隘險○灣腰樹在十一都鎮

門之右近水頭山為郡城通澄往來之險道海兵圍澄時

此地為戰場官軍沒焉○水路 寇從中港入則禦在三

山亦要地為海澄入郡城○南路

又河防在下澣內固爲福河扼於文山於鎮口據鳳山文

俗呼觀音山龍之十一都在鎮門外半里與鳳山對峙隔一溪官軍海寇常置壘于此今營迹尚存○其置

兵與時多寡相其所在而汛防之明時爲弓兵爲機兵爲遊兵爲水哨兵爲土兵

爲浙兵或統以衛千總或統以欽依把總名色把總增減隨時國朝沿海各縣防守官兵亦增減不一

元右丞晉國羅公墓誌銘

元 陳志方 進士

曾鞏曰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右丞羅公之葬也出于亂賊之手不及存于墓姑勒之石以藏于廟其亦可也公諱良字彥溫別號雲橋少時狀貌俊偉能文章以善書名值元季之亂每歎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集四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十八

四百九十二

境今舉世紛亂安事毛錐爲也因發廩募鄉民從大將擊平南勝畚賊李志甫功居最奏授長汀尉未幾畚寇吳仰海江西賊詹天驥等繼發公奉命討平之陞漳新翼萬戶至正十三年福安賊康子政犯福州帥憲兩府以禮幣致公公率兵千餘人沿海道日夜而進至城下以藥弩射之賊視其矢驚曰漳州羅萬戶軍也何以至此卽駭散平章開榮師奏授黃金符印是時論八閩之能將者必首屈公一指擬之吳漢劉錡之流其後南勝畚寇陳角車李國祥安溪賊李大同安賊吳肥潮賊王猛虎江西賊林國庸後先竊發西林賊陳世民攻陷南詔長汀龍巖漳浦諸邑公

悉削平降其衆復其邑陞福建行省右丞兼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又以樓船運糧沿海道直抵遼東以給行在軍餉上嘉忠貞解衣賜之進爵榮祿大夫兼管內勸農防禦事世襲漳州路總管柱國晉國公封其三代二十六年陳友定據福建兵勢甚張遠近望風投歛公獨貽書責之友定大怒發兵攻漳公設伏江東以俟之千戶張石古等違節制友定兵渡柳營江遂圍城連攻旬月盡壞其先人賜瑩城中矢石殆盡士卒不得休息父老垂涕請曰江南道絕天子萬里孤城無援破在旦夕元帥守此欲爲誰耶公曰天子命我守此土義當與此土同存亡豈可舍義從賊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十九

四百五十九

耶先是有百戶長盧積者行軍失律公以法誅之其子善徵驍勇從置募下時使領北門軍善徵遂開北門以叛賊入城公巷戰死時至正丙午九月四日也妣陳氏諱德金聞公戰死卽自投後園池內二婢俱從死公弟萬戶羅三亦罵賊死長子安賓將兵往救公衆散亦自刎壯士從公死者百餘人友定義之以禮葬于眠羊山父墳之側嗚呼公以文事而兼武備負俊傑之才蘊忠義之氣輕財愛民謙己下士其爲將也披堅執銳與士卒同苦樂帥帥千一野戰數十陷而未嘗左次其爲政也樽節浮費賦役均平有害必除百廢俱興友定潛據又能決大義而不屈夫死

于忠婦死于節父子兄弟義萃于一門嗚呼雖死猶生也已公子八人六人殉難惟第七子金剛相有後居龍溪第八子添兒居南靖三團之處銘曰毅同室死同日者晉公夫婦也生膝下死侍側者晉公父子也忠義不死千載貽芳繩繩世世孫子之光

南勝伯贈侯爵賜謚忠潔陳公墓銘

鄭經巖 進士

公諱君用字玉諫少時頭角崢嶸舉秀才至元丁丑畚民黃二使逆命郡兵追破之餘黨李至甫結聚南勝不能拔朝廷命重臣徵發四省兵以討之歷四載經百餘戰兵老民疲公憤然曰大丈夫生當利于時死當利于後召募鄉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二十一

四百四十四

民百餘名率從子陳進卿自備兵糧詣軍陳獻攻圍之畧期口夾戰公躬率民兵直抵烏泥洞穿山徑以入望見志甫率敢死士衝中堅發矢中志甫右臂直前奪所佩刀馘其首賊衆大潰大府論公稱第一以事上聞朝廷嘉之授忠顯校尉總府事累遷至宣武將軍同知汀漳延邵興福六路總管遭丁外艱服未闋潮賊率夏山虎拒汀漳鎮官兵罵攻不利福建帥閩奪情起復命統兵開府公曰忠孝不能兩全毅然承命賊聞公威兵不血刃皆望風來降至正庚子改授宣武將軍汀漳萬戶府正萬戶進階南勝伯由是北禦泉興西靖汀贛南平潮惠東肅海夸數千里外

莫不仰其威惠至正丙午年正月二十三日以壽薨于正寢肅政司高建請謚于朝制曰以身殉國之謂忠尚義亡利之謂潔可贈君用南勝侯謚忠潔歲丙午五月男崇源奉勅扶柩合二妣葬于龍溪石獅巖山之陽余因述其始未而爲之銘曰公之族望本自中華顯于唐宋遯于海崖遭世板蕩祖遷其家元祀喪彫空起氛妖業業漳士孽臣奸驕相臣來臨兵戈四集師老民疲凶焰熠燿公由布衣捷刃奮起則百斯人誓以敢死拆爾尾毒擣爾心腹旣獲其魁餘悉敗衄邦國爾寧錫我令名豈不具慶父母與榮孝由忠立勲爵隨之後昆銘石儼然若思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二十一

四百四十六

漳州路達魯花赤合魯侯墓表

王 禕

元有盡節之臣曰漳州路達魯花赤諱迭理彌實字子初合魯溫氏西域人也洪武元年我師征八閩閩八州不兩月而平當是時合魯溫侯實監漳州路于是守將旣以所部軍先遯郡事又屬他官總制政不自己出欲圖守禦之策計未決而總制者已納降俄報新朝使者至禮當郊迎侯從容語左右曰吾將圖之乃朝服北面再拜曰臣四十始仕不數年致位二千石國恩厚矣今力不能禦敵義不忍降報國恩者惟有死耳遂斫其印篆書其笏曰大元臣子置几上卽引所拔刀刎喉中絕烟以死手執刀按膝坐

毅然如生時郡民聚哭庭下聲震地共歛葬東門外蓋年四十有六矣侯早歲備宿衛年勞當入仕以母老不忍去膝下不願仕母歿服除東宮素知其才勉之乃仕授承直郎行宣政院崇教至辛丑陞奉訓大夫杭州路治中尋改福州壬寅以事至京除福建行省理問官階轉奉議與福建行省平章燕只普花同赴任會盜起閩城不得入侯贊平章集諸縣民爲兵圍城盜勢旣蹙乃闕城東圍使出奔因勒兵殲之以功陞朝列大夫居三年除漳州路魯達花赤階亞中大夫時友定據全閩民苦其朘剝曰吾受千里生人之寄寧忍坐視不加恤乎頗釐庶事之利病而興除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二十二

四百四十六

之釋去文事而務存忠厚民受其惠甚多故其死也漳人無不痛思之其可爲稱道者如此侯祖曰蒲速兒大都路治中父曰默里馬合麻安慶路治中夫人回回氏子男二人長六十宿衛爲速古兒赤次普顏帖木兒江西行省通事嗚呼世之論者蓋曰非死之難而處死之爲難侯職在守土義不事二姓而守其土以死可謂死得其所矣豈非盡節之臣歟余至漳州得侯死事爲悉因嘆八州之吏大小奚啻數千百而大節烈然而侯者殆不可一二數爲書而表之并及其官代世次使刻諸石豈持以慰漳人之思而用爲人世之勸云

涂納言墓誌銘

黃道周

所貴秦匱者謂其立照也秦匱不立照則無爲貴秦匱矣
所貴吳鈞者謂其立斷也吳鈞不立斷則無爲貴吳鈞矣
子鈍且陋寡所從遊然猶及見納言涂公公自銓曹歸予
初登賢書入謁揖袖中鏘然有鑰匙聲公曰攝久之汗出
及予在詞林公從留都召入爲光祿丞卒爾問公今高賢
鱗集學行淳備可爲師表者公直視久微笑曰學自擇師
何必問人予媿甚歸而責沈時鄒南臯馮少墟趙儕鶴諸
老宿皆在都下顧名位尊自以珥筆不敢從諸公游居亡
何公引疾先出都諸老次第謫去余亦乞歸養得候公於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二十三

四百四十七

里門值緹騎出逮周仲先閭巷老穉釀錢聚香嗷嗷乞緹
騎寬假道路公顰蹙曰是奚爲爲虎銜負寧有完理從朱
雲之言何遽癡乎歸謂諸郎曰吾卽不測一衣帶水從泊
羅母爲嘈嘈也予觀世所謂學士膽決明雋無有如公者
矣公初仕金壇與顧奉常游爲東林書院主故時論詆訶
東林亦首及公公又自以精敏洞於人倫之鑑所可否重
於阿袞塗負之豕望影而唏方從東鹿奏最入改爲吏曹
羣小已反目視之及辛亥計發王閔西謝事錢金鼓舌姚
給事宗文附和錢金併力於公以公爲道學黨人黨人之
目從此始故事銓曹被人言輒杜門束裝公謂三年以來

造黨空國旤乖不可不辨乃爲三疏直剖宣城所指蹤諸
奸狀疏入留中讀其疏者至爲手顫先是二年趙儕鶴主
察黜權要戚屬爲御史道隆所訐亦出疏辨於是再見故
公於趙公先後稱相知天啟之初趙公秉銓起公爲攷功
銳意澄序而王永光爲南總憲好惡動相左總憲欲去南
臺李希孔王允成及儀曹王象春公大聲曰考功奉天子
威靈弊羣吏事權非輕名義至重若黨邪陷正二祖列宗
實式臨之王總憲亦心憾公而所黜吏石三畏何早輩皆
夤緣潛京師走璫門弄其心手公時已召爲大理丞轉左
通政或謂公曰吾道將泰自古來連茹之盛未有如今日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二十四

四百五十九

公愀然曰久旱驟霖無霖霖之勢吾虞其竭矣旣而高總
憲彈霍維華霍亦竄身於璫與諸失職之徒謀翻燄趙太
宰尋以破格爲失職者所摭公決意引病去不一年而緹
騎四出銀鐙相望故天下之膽決明雋未有如公者也公
竟以是見絀於天下病鬱鬱不起居閒常問公鄒南臯稱
黑白不欲大分明爲言路指摘此云何公曰此自宋人雅
語耳論者自詆韓魏公於南臯何涉予歸取名臣錄閱之
果然公於書無不窺而要留意於經世之大至於鑑別事
物立照立斷其天性云有子五人長伯案負奇才登壬午
賢書次仲吉太學生余始識之圮司公生于萬歷甲戌成

甲辰進士以崇禎甲戌逝享年六十先配林贈宜人繼張封宜人將以崇禎癸未十有二月合葬于白塘山爲之銘曰吾聞詩書皆好正直譬之繩準以爲物則誰謂天求而機不克鑄象于鼎異類所怪以劍試石鉛削所駭誰謂道業朝拱乃大見爾諸昆球琳琅玕呼雷開冰拔地出山安知岱華亦棲是間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六

二十五

一百三十七